

# 日·影·日·影·日·影·日·影·日·影·

## 第一日

·熊·

早上，莊平從朦朧的睡夢中醒來，睜着眼躺在床上，回憶起昨夜奇怪的夢境，他想起夢中自己那稀疏而斑白的頭髮，忽然感到一絲恐懼；「生命不是在逐漸凋謝嗎？時間，豈不正慢慢地吞喫着我嗎？」

他知道，在若干年以後的某天早晨，當他醒來時，將發覺他心靈中的泉水已然涸竭。

窗外灰濛濛的天色，摻着莊平的憂鬱。

在往學校的公車上，莊平凝視着坐在他前面的美麗女子，不禁從心中發出讚嘆，他真想輕拂伊秀髮的邊緣，但終於沒有那樣做，他意識到伊其實是在十分遙遠的地方。

那女子下車後不久，細雨開始從車窗外飄了進來，他望了望雲翳着的天，說怎麼，也揮不開鬱在心中的那一絲惆悵。

到了學校，雨也止了，天仍舊是陰霾的，下課鐘剛敲完了最後一響。走在校園中，一張張面孔在他眼前流過，突然間孤獨又進入了他的心中，他感覺自己正在大海中的一隻小船上，僅有浪濤的聲音陪伴他。

他常常是如此孤獨的，即使和大家興高采烈的談天時，孤獨也並沒有遠去。有時，他獨自呆坐在室中，讓孤獨悄悄地從四面籠罩過來，一旦它結成了一個網，便怎麼樣也掙脫不了。

孤獨，躲藏在每一個人內心的深處，也不知道什麼時候，它便會悄悄地浮現出來了。

晚上，莊平待在家中，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白天的憂鬱，在夜晚也並沒有隨着太陽隱遁。他翻開塵封已久的書籍；尼采、沙特、卡繆、杜斯妥也夫斯基、赫塞……他們一點也沒有改變。「然而我呢？」他對着鏡子，「昨天我是這個樣子嗎？明天我又會是什麼樣子呢？一年，十年，甚至百年以後呢？」

## 第二日

早晨醒來，金色的陽光洒了一室，莊平懶洋洋的躺在床上，望着窗口放置

着的盆花，在三月陽光的照耀下，閃爍着晶瑩的水珠，像是要含苞待放的樣子。那時，一朵花在他的心中綻放；昨日的悔恨和明日的恐懼，都化成了雲和煙，無窮盡的夢在他的眼前展開；「我不再懼怕未來和逃避未來，而是勇敢的迎向它！」

大王的觸角，流動的風，他問老白千層木：「生命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呢？」老白千層木微笑着，沉默不語，他感到茫然。

太陽的影子流過樹林間，千百朵杜鵑花搖曳着，他閉起雙眼，突然間黑暗呈現眼前，這時他口中不覺輕嘆：「噢。」生命的意義，就在那一個微笑中，在那一聲「噢」中，在一朵花和一個呼吸中。

他漫步在柔軟的草坪上，側耳聽着簌簌杜鵑花魂們輕微的呱噪。於是他輕輕地唱着：

「我是江河裏的一條小魚，

常常自以為悠游。

有一天我反省；

難道不也在逐其流而揚其波？」

彎下身尋找草叢中淡紫色的小花，伸出手摘下一朵流疏樹上潔白的花球，靜靜地望著往來優雅的女士，耳邊迴蕩着如風鈴般輕聲而奇妙的音樂，虛空對着他眨眼。

接着他唱道：

「他背負着沉重的軀殼；

然而他的靈魂輕盈；

他的心則翱翔如鷹隼。」

晚上，莊平在他的日記上寫着：「二月裏空虛的日子，雖然伸開雙手也什麼都沒有抓到。在三月裏及以後的日子，他不再想抓到什麼東西了。然而，無窮盡的宇宙，似乎正安靜地待在他的心中。」

# 日·影·日·影·日·影·日·影·